



詩語背後

羅湖的山水意象

◆ 木木

在深圳諸多地名中，人們最熟悉的應該是「羅湖」了，它所蘊含的歷史文化記憶也最豐厚。據學者考證，「羅」字源於古越語，是古壯侗語對山的稱呼。那麼，羅湖之「羅」是指哪座山呢？羅湖之「湖」又在哪裏？

比較流行的說法，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初，移羅湖山填羅湖水，換來今天羅湖火車站一帶的建設用地，成為特區發展的濫觴。打開搜索引擎，你會在一些媒體報道或個人回憶錄裏，讀到類似大同小異的表述：現在的火車站廣場、聯檢大廈、羅湖小區，當初都是搬運羅湖橋邊的羅湖山填的。那個時候，施工技術還不夠先進，工程隊日夜兼程，一鏟一鏟地挖，一車一車地運，硬是憑着愚公移山的精神，開闢出一片改革開放的試驗田。

這種說法容易讓人聯想到開天闢地、筚路藍縷的特區建設意象，因其鼓舞人心，多年來得到朝野普遍認同。特區成立之初，的確通過鏟掉一些山頭，填平一些窪地，打造了一批建設用地。曾聽一位朋友說過：深圳有兩個最有名的開山炮，第一個是蛇口的開山炮，炸的是微波山；第二個是羅湖的開山炮，炸的是羅湖山。深圳市檔案館裏如今還可以查到一張當時的施工示意圖，在文錦渡口岸和羅湖口岸之間，有一個小山頭，確實標註的是「羅湖山」。

不過，這座山頭（或其他被削平的山頭）是不是古人所指的「羅」，填平的水塘是不是古人所指的「湖」，我總有些懷疑，也沒有查到令人信服的文獻資料。近段時間涉獵深圳歷史文化，從羅湖一帶的山形地勢中似有所悟：羅湖之「羅」或許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山頭，它可能指向深圳最大山體梧桐山；羅湖之「湖」或許也不是一個普通的水塘，而是泛指今天深圳水庫一帶的連片水體。梧桐山作為粵東大岳

蓮花山的餘脈，主峰是深圳地區海拔最高的，山下龐大水體古已有之，迄今仍呈「五湖（仙湖、洪湖、東湖、銀湖、深圳水庫）繞山」之勢。而深圳河作為梧桐山下最大的河流，最初被稱作羅溪，也順理成章了。

這樣看來，羅湖之「湖」與深圳之「圳」，很可能是同源的。古時州縣，地域廣大，人煙稀少，人們的視野想必十分開闊。一脈羅山聳立，一片羅湖環繞，一條羅溪遠去，構成了古羅湖地區的山水大勢。羅湖村開基第二代傳人袁百良有詩「羅溪水長漁歌晚，梧嶺峰高吐遲」，後人亦有「羅溪峻嶺水還深，上有喬松百尺陰」（袁漁隱）、「梧峰吐月映羅溪，縞帶飄飄赤劫西」（袁皓）等句。山生梧桐以引鳳，水聚雲霧而耕月，正是如此大山大水，成為古人命名的依據。而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這一脈山水數百年風雲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中國的萬千氣象。

羅湖之名，最早的文獻記錄可追溯到明天順八年（1464年），用以描述當地「五水歸湖」的獨特地貌。羅湖用作地名，始於清朝初年的羅湖村。近代以來，羅湖一直是指羅湖村或羅湖生產大隊，隸屬深圳鎮。1979年寶安縣改設為深圳市，分六個區，其中羅湖區下轄深圳鎮和附城、福田、鹽田三個公社。這是羅湖作為特定地域名稱，首次超出一個村的範圍，並反過來管轄深圳鎮。次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不久寶安縣復置，羅湖、南頭、沙頭角三區被合併為羅湖區，統轄整個特區。此時的羅湖，是歷史上轄地範圍最廣的時期。後幾經沿革，直至1990年福田、南山分別設區，1998年鹽田設區，羅湖轄地才固定下來。

可見，羅湖作為改革開放的策源地，深圳經濟特區最早的行政建制和建成區，見



◆ 深圳羅湖口岸 作者供圖

證了特區成長的歷史。如今的羅湖區，是由10個街道辦事處組成的一方熱土，面積78.7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4.82萬人。羅湖地名的變遷，歸根結底是與深圳經濟特區同類共振，進而與中國改革開放大潮同向奔赴的結果。

一個多世紀以來，在這片熱土上誕生了一大批具有地標意義的地名和建築，傳承着深圳之所以成為深圳的歷史文化基因，羅湖也因此獲得了「地標收割機」的雅號。當你聽到深圳墟、羅湖橋、老東門、漁民村的時候，腦子裏是不是會浮現出一幕幕滄海桑田的生動畫面？而國貿大廈作為「深圳速度」的助產婆，地王大廈土地拍賣創下多年不曾打破的天花板，京基100引領購物休閒的新時尚，這些走馬燈似的深圳最高建築，以特有的高度、速度、力度，不斷拓展着羅湖的天際線。

雖然坊間一直有「深圳的過去看羅湖，現在看福田，未來看南山」的說法，但羅湖從未停止自己前進的步伐。在當前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背景下，羅湖着眼於繼續提升城市品質，正着力打造「三力三區」：具有世界潮流引領力的國際消費中心核心区，具有全球資源配置力的深港融合發展先行區，具有國際市場輻射力的現代服務業集聚示範區。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也把羅湖定位於港深緊密互動圈，推動建設口岸商貿及產業區。天時地利由來久，躍馬揚鞭正當時，一個嶄新的羅湖正闊步向我們走來。

巍羅嶺嶺梧桐間 一脈羅溪入遠天 但問羅湖何處去 且看舊浪啟新帆

字裏行間

◆ 黃仲鳴

宣講小說

前時在這欄寫了篇《第一篇三及第小說》，推翻了以前的論斷：《俗話傾談》非最早的一部。換言之，1990年代魯金和我寫的博士論文，都不確。第一部應是《煲老鴨》，出版於光緒甲午年（1894），而《俗話傾談》則成書於光緒末年，約在1902至1903年間，兩者相差近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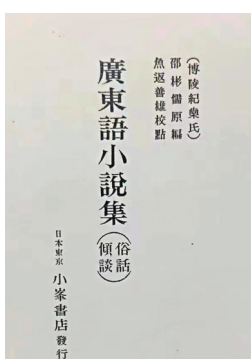
1990年代末，我撰《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時，已開《煲老鴨》這部書，可惜一直找不到，年前得到，看了，才知道它才是第一部。但是，此後是否還有「文物」出土，那就且看回分解了。為什麼有此說？因為兩書是所謂「宣講小說」。所謂「宣講」，即是「俗講」後的「話本」，在晚清時，宣講十分盛行，印成冊子的相信不少，我們拭目以待可也。

《俗話傾談》成書後，邵彬儒有《序言》，文末說「書於覺世社」。魯金考證，覺世社是清末廣州一個民間組織，由一群商人組成，以提倡忠孝節義為宗旨，聘請口才好而有些文墨的人，到人多聚集的地方說忠孝勇義故事，這些人就是所謂「講生」。邵彬儒特別得到鄉紳的支持，到香山、佛山、廣州一帶開講，除了以三及第寫成的《俗話傾談》外，還有以文言寫的《諷果回甘》《吉祥花》等，這些文言話本我找不到，看不到。至於《俗話傾談》，幸有日人魚返善雄輯之易名為《廣東語小說集》（東京：小峰書局，1964），我才得睹。

《俗話傾談》是宣講文本，勸善懲惡，也是所謂「勸世文」，讀之也沒什麼樂趣。廣州俗文學研究者葉春生說，嚴格上這很難稱得上小說，因為有些篇章根本沒有故事，沒有情節，沒有人物形象，作者直接出來勸世說教。他舉例說：「開卷首篇《橫紋柴》寫一個兇蠻橫惡的被人稱作『橫紋柴』的婆婆，對盡心侍奉她的媳婦珊瑚橫加指責，百般刁難，最後逐出家門，但珊瑚依然一心向善，不願改嫁，作者大為感動，讚道：『忠孝節義，四字為萬古綱常，頂天立地人物。此四個字，如大祠、大廳之四柱，須用堅石，須用實木，自頭到腳，都要咁堅，都要咁實。』而對那些富婆，則勸她們：『家婆教新婦，理宜話亞嫂……粗衣麻布到來問候，便見規模，不用太為着意。如此說話，方是教道後生。』」

以小說觀之，實是「乏趣」。不過，該書一些篇幅還勾畫了當時社會的風俗畫面，反映了官僚腐敗的嘴臉。全書九個故事，用「似綴實續」的結構編成；粵語分量重，在三及第流變過程中，十分重要。至於《煲老鴨》，也屬宣講小說，不過，《煲老鴨》是單一故事，篇幅較短，粵語可觀；可惜講生或作者何人已難考究了；是否屬覺世社中人，也無從追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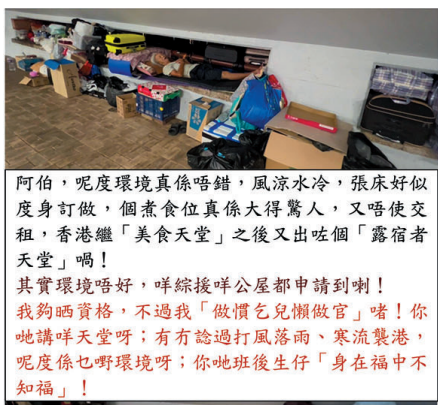
◆ 日人的校點本。內文 葉春生指「很難稱得上小說」，這固然有道理在，但我認為，稱之為「宣講小說」、三及第小說，那是可以的。 作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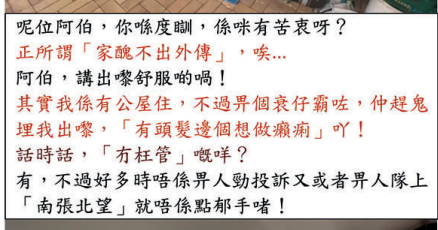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冇王管·做慣乞兒懶做官·家醜不出外傳·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



阿伯，呢度環境真係唔錯，風涼水冷，張床好似度身訂做，個煮食位真係好得人驚，又唔使交租，香港繼「美食天堂」之後又出個「露宿者天堂」嘍！



呢位阿伯，你係度睇，係咪有苦衷呀？正所謂「家醜不出外傳」，唉...阿伯，講出嚟好舒服嘍！其實我係有公屋住，不過我「做慣乞兒懶做官」，仲趕鬼埋我出嚟，「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呀！話時話，「冇王管」嘅嘢？



唉，呢個露宿天堂位點解同半年前唔同晒嘍！好似清涼場嘍！有清酒，只不過係企理咗，博食環嘢再出手咁！講落都仲係有影響市容個嘍！唉，個帳篷咁有特色嘍！真係要頒個創意帳篷設計獎俾佢呀！

「冇王管」或「冇皇管」在網上的解釋是說小孩頑皮，不遵管教/沒有人看管或沒有人管理、治理而非常混亂的狀態。就上述資料，筆者在這裏逐一交代。其一、「冇王管/冇皇管」中的王/皇口語讀「枉/王4-2」。其二、解釋可接受，要注意的是此詞實際上適用於任何人物或環境。其三、王/皇在詞中不是一般人想像的主子（王侯、帝皇），而是王法，既有的法則、法度、法律。如此看來，寫作「冇皇管」是大錯特錯。綜合而言，「冇王管」就是沒王法，橫行而不守法律，沒有法度去監督的意

來鴻

◆ 彭少良

憶李秀恒博士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27樓禮堂，上星期曾一連兩日為其前會長李秀恒博士設置弔唁廳，供社會各界人士向李博士悼念。那兩天，前往弔唁的人絡繹不絕，不僅有眾多政商界頭面人物出現，亦有不少來自不同界別例如文化界、藝術界、教育界、收藏界、攝影界及傳媒友好等；有些甚至專程遠道來港向李博士致意！

這反映李博士人緣甚廣，當中自有因果。李博士如何白手興家，如何由傑青、青年企業家到連續四屆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和獲頒金紫荊星章，而且公職多多，相信不少人都已知大概。筆者與李博士共事多年，想說說李博士生平一些比較鮮為人知的故事，讓大眾對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明白到為何會如此令人懷念。

首先講的是與我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號」有關的故事。眾所周知，「遼寧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從烏克蘭收購「瓦良格號」（包括數十噸重的設計圖表）改裝而成的。有專家認為，收購「瓦良格號」，令到國產航母的研發進程最少節省了20年時間，效果之大，可想而知。但相信極少人知道，原來那時國家的財政並不富裕，需要在民間籌資，李博士知悉後，自己雖正處創業初期，仍即暫停自己公司的發展計劃，並用盡銀行借貸額度，調動2,600萬元支持國家此項收購行動。

2017年香港回歸20周年時，「遼寧號」首次訪港，當年負責收購計劃的經手人在接受一家媒體專訪時，曾親口談到當年在香港籌集資金的過程中，有幾筆私人借款最讓他感動，認為這樣的行動「才是真正愛國的香港人」，並點名提到「廠商會會長李秀恒更私人借出了上千萬。」近年，中國航母發展迅猛，每當看到相關的訊息，筆者都會想起李博士的付出。

另外，李博士一手創立的「香港經貿商會」，其實也有一段故事。話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李博士那時是香港表廠商會會長，由於職責所在，要不斷收集業界意見，為業界發聲，甚至飛到美國，以港商的身份為中國爭取最惠國待遇暫緩，故不時有機會與時任中國外經貿部部長吳儀接觸。吳儀部長（後來升任國務院副總理）發覺李博士辦事很有魄力，於是問他可不可以成立一個跨行業的商會組織，凝聚各方人才，向國家提供意見，一來可以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爭取早日加入WTO的道路上出謀獻策；二來可以擔當港商與內地之間的溝通橋樑，減少一些誤解和摩擦，有利香港平穩過渡。

李博士果然不負所託，經過大半年的奔波籌備，卒於1993年10月成立了「中港經貿商會」，後來於1997年6月香港回歸前夕易名「香港經貿商會」，成員除來自不同行業的工商界之外，還包括律師、會計師、測量師、金融業精英及學者等專業人士。在李博士的帶領下，該商會一直與中央及各省市保持密切關係，除了經常組團到內地訪南走北，考察交流和尋找投資商機，亦先後推薦了數十位會董擔任不同省市政協委員和海聯會港區理事。香港回歸後，該商會在港陸續舉辦和接待了30多個來自不同省市的幹部或民企人才培訓班，可說為國家的改革開放作出了汗馬功勞。

李博士2015至2017年擔任廠商會會長期間，有幾件事亦值得一書。先說2016年贊助新春煙花匯演事，記得特區政府找廠商會贊助時，李博士提出一個特別要求：煙花匯演當晚，供主辦方宴請賓客的會展中心，將會筵開百席，但邀請的不是達官貴人、工商名流或一些社會知名人士，而是要招呼一千名來自弱勢社群的市民，包括基層、新來港家庭和少數族裔等，而每一席，特區政府都要安排一位官員在座，與民同樂，並藉此機會聽取民間真正的聲音。這令到那一年的煙花匯演，顯得別具意義。

位於新界元朗八鄉的「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於2017年中落成，習近平主席2017年曾考察這裏，並看望正在訓練的青少年。該活動中心改建的主要費用，廠商會贊助了1,000萬

元，而李博士亦私人贊助了1,000萬元。還記得活動中心快竣工的時候，警察公共關係科官員曾向李博士面謝，並表示該中心建成後會落名紀念。李博士隨即回應稱：「落廠商會名便行，我的名字不用提了。」當時筆者在場，此兩句話話令我印象深刻。

提起工展會，相信市民大眾都不會陌生，那是廠商會一年一度主辦的香港盛事。李博士主政那三年，為工展會推出了一項新猷，就是為弱勢社群設立專場，在上午特定一個時段，只接待一些獨居長者、基層家庭和殘障人士入場，並派發500元現金券，而事前亦囑咐場內所有展攤的貨品一律要提供最優惠的價錢，務求讓入場的每一個人都開心而來，滿意而去。第一年專場開幕的時候，時任特首林鄭月娥和多位官員均有到場，以示支持。那天，李會長與官員們齊齊在場內幫一些殘障人士推輪椅的情景，仍歷歷在目。

坐落西九龍海濱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現已成為市民大眾賞珍鑑寶的好去處，也是吸引海內外遊客的主要旅遊點之一。可能很多人已忘記了，2017年當特區政府宣布國家支持香港興建這個博物館時，社會上的氣氛並不和諧，不少政客乘機挑撥，說三道四，製造障礙。在這個時候，李博士主動聯絡香港多個民間文化藝術組織，包括世界華人收藏家學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敏求精舍、香港藝術品商會、求知雅集，以及大中華香港收藏家協會等，發起「支持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大聯盟」，並舉行記者會，發出社會的主流意見，認為這是香港眾多文化藝術愛好者盼望多年的訴求，且對香港有百利而無一害，實在沒有反對的理由。

認識李博士的都知道他是一位超級攝影發燒友，其攝影技術獲美國國家地理雜誌連年為他出版不同內容的個人攝影集而可見一斑。筆者想說的不是他拍攝的圖片怎麼吸引，而是他出版攝影集背後的心意。

李博士2018年出版的第一本攝影集《帶路》，就是「一帶一路」的縮寫，目的為配合習近平主席提出發展「一帶一路」的政策，把「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目前的地標和風土人情用鏡頭記錄下來，成為將來歷史對比的見證。更有意義的是，美國政府對「一帶一路」的態度路人皆知，而這本攝影集卻是由美國一家著名的民間機構出版，足證中美友好關係基石在民間。

李博士第二本攝影集《節慶》，內容是拍攝中國不同省份和自治區多個少數民族的大型節日慶典，當中包括他故鄉清遠的瑤族「盤王節」，以及台灣高山族的「豐年祭」等。李博士曾向筆者透露，他出這本《節慶》，不僅是為中國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有圖有文地「定格」下來，便於傳承；同時亦希望方便少數民族對外宣傳他們的文化特色，有助發展旅遊和民族特產經濟。之後，李博士又陸續出版了歌頌大自然的《天空交響曲》和《帶路2》。

李博士的故事還有很多，上述的僅是滄海一粟。這些事例，他雖甚少提及，不過在在都流露出他關心國家、熱愛香港、心繫社稷和關懷弱勢的「大愛」。君今雖逝，德澤綿長。李博士，願您一路走好。



◆ 李秀恒博士 資料圖片